

中国小说名家新作丛书



尚复兴卷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中国小说名家新作丛书

冰心题 

肖复兴卷

中国小说名家新作丛书

编委
主编：王蒙
副主编：陆文夫 林正让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 新登字 05 号

肖复兴卷

中国小说名家新作丛书

肖复兴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世友电脑公司排版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5.125 印张 4 插页 350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5000

ISBN 7 - 80640 - 051 - 6
I·946 定价：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这些书中大部份

是在母亲的书柜中

写出的。

肖复兴

作者简介

肖复兴，祖籍河北沧县。1947年3月9日生于河南信阳。刚出满月，即随父母来到北京。1966年高中毕业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这一年夏天，爆发文化大革命，一天学未上成，跑到北大荒一个叫七星河边大兴岛上插队六年。曾经种过地、伐过木、养过猪、当过复制班（即一个班里有一至六年级的学生）的乡村老师。

1974年春，从北大荒困退回京。待业在家，帮街道工厂干过零活，最后在东铁营二中教高中语文。1978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旧梦重温，已相隔整整十二年。

第一篇作品——散文《照相》，发表于1972年刚刚复刊的《黑龙江文艺》。这之后便未放下笔。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迄今已结集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散文集、理论集共三十六部。曾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北京文学奖等多种。

自序

我开始学习写小说是在20多年前70年代初，那时，我刚刚从北大荒插队回到北京，在郊区的一所中学里教书。我学小说最好的老师是书，只是那时找一本好书太不容易，现在想想简直有些像天方夜谭，说起来孩子都有点儿不太相信。是我的中学老师好不容易帮助我找到一些书，其中有这样几本书给我印象最深、帮助最大：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雨果的《九三年》、乔·治桑的《安吉堡的磨工》，还有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当时边看边做了大量的笔记。但以当时的年龄、阅历和思想，我想其实我只是饥不择食看着激动莫名，并未真正看懂。但那种对小说新鲜的感觉、真挚的感情、质朴的感悟，以及纯洁的冲动，是只有那个时候才会拥有的，现在，很难再找回来了。人的长大，就跟狗熊掰棒子一样，总是掰下这个丢掉那个。

那天，为了给《小说选刊》写编后记，我偶然翻出当时读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记的笔记。在这个笔记中，我列下了安娜、卡列宁，杜丽、奥布朗斯基，吉提、列文，渥伦斯基之间的人物关系表格；还列了安娜与渥伦斯基、列文与吉提两条爱情线的线索表格。现在想想真是怪好笑也怪好玩的。但那确实是我最初学习小说的笨办法。重新看这样两个表格，能看出我的

幼稚和笨拙，也能看出托尔斯泰是如何处理两组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又是如何直面俄国1861年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时代。托尔斯泰使自己的笔大开大合，将这两条爱情线平行发展又相互交织，抖擞得如同鱼一般既游于时代的江河中，又游于家庭的小溪里。

将小说写得好看，也许容易，但将小说同时具有时代深意而不那么轻飘飘，就不那么容易。将小说写得仅仅具有社论那样充沛的意义，也许也并不难，但同时具有艺术的魅力而将小说写得读者爱看耐看，值得去思索回味，也不那么容易。托尔斯泰的伟大，就在于他能够在这两者游刃有余的有机结合当中使作品具有艺术的魅力。

托尔斯泰和罗曼·罗兰他们一起让我学到许多。我的第一篇小说《玉雕记》就是在这些学习之后才写出来的，它后来发表在1978年的《人民文学》里。那是在小说这条羊肠小径上迈出的第一步。

我写中篇小说是在80年代初期，我还在中央戏剧学院上学以及刚刚毕业的时候。那时，书已经很好找了，书便也杂七杂八读了不少，但也许我是太爱怀旧的人，总还是怀念以前读托尔斯泰和罗曼·罗兰他们的时光，读书的效果也不如那时好，进步也就不快。

最初几个中篇小说《一路平安》、《苹果绿的颜色》，都是那时写的，是我趴在天津海河边一家仓库里的木板床上写出来的。仓库里到处弥漫着浓重的染料气味，也飘来海河水污染的腥味。奇怪的是，那几篇小说却写得格外天真，颜色也苹果绿般过于明快。写小说时的心境，和小说之外的情境，有时就是这样的矛盾而无法平衡。但小说正是在这种矛盾和不平衡之中给予我们心的快乐和精神上的平衡。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这几个中篇小说，分别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我30多岁和40多岁时写的。年龄的分野，使得小说的内容和作法都有一些变化。后来的小说如《长发》、《面的司机》、《绿月季》、《春秋》，让我看到我自己渐渐苍老的影子，不是指小说写得疏枝横斜的苍老，那样当然就好了，而是指自己的心态。一个人学习写小说，最好的年华是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错过了，便容易苍老。年轻的时候，托尔斯泰和罗曼·罗兰他们给予了我青春季节的营养，但毕竟受那时时代的制约，我只受到他们的影响而显得单薄。

小说，在我看来是文学门类中最得天独厚的了。诗歌缺少叙事的能力，戏剧宥于时空的限制，散文只能抒写自己……只有小说可以最大限度地展开想象的空间，创造出与我们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更为广阔的小说世界，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小说，在我看来是文学门类中最为丰富多彩的了。它最能容纳百川，允许十八般武艺在这里一显身手。诗歌、戏剧、散文，当然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实验，但它们毕竟受自身文体的局限，小说却可以容纳它们吸收它们而演变自己。以前，说起捷克的小说家，我只知道有米兰·昆德拉，前不久有机会到了捷克，我才知道还有霍拉巴尔，是和米兰·昆德拉齐名甚至比米兰·昆德拉更有名的小说家。他们的小说作法和小说所关注的问题都不尽相同，但并不妨碍他们都是优秀的作家。我所要做的是不要人为的自以为是，画地为牢，而是要兼收并蓄。小说不是一块铁板自以为坚硬得能抵挡一切，而是一块海绵吸收无论来自大河还是小溪里的水才会使得自己永远湿润。

能够坐下来写小说，感觉和写别的文体是不一样的。我虽然近年来因公务关系时间紧张尤其是整块的时间少，大多是写了一

些散文随笔，但心里的愿望是希望有一天真能静下心来，好好写自己的小说，总觉得还有好多是要写小说的东西没有写出来。

最后，要感谢海峡文艺出版社和本书的责编施群先生，是他们的关爱才使此书得以出版。他们对我的创造一直给予深挚的关心。

同时，还想对读者说的其实也是对自己说的是，在这部中篇小说集付梓之际，恰巧是我结束了两年多之久的《小说选刊》工作生涯，而奉命调往《人民文学》。而且，今年我整整是50岁，天命知耶非耶？这部分也是对我自己此时此刻的一种纪念吧。

谢谢所有曾经给予我帮助、关心的师长、朋友，也谢谢所有愿意掏钱买这本并读完这本小说的读者诸君。

1997年12月14日于北京

目 录

| | |
|------------|---------|
| 自序 | (1) |
| 长发 | (1) |
| 捉奸 | (59) |
| 面的司机 | (99) |
| 绿月季..... | (141) |
| 四月的归来..... | (208) |
| 九月的恍惚..... | (276) |
| 影壁..... | (356) |
| 远在天边..... | (398) |
| 今冬无雪..... | (442) |

〔附〕 肖复兴主要作品目录

长 发

—

这在本市算是一件挺大的新闻。本市的晚报、电台、电视的晚间新闻里，都刊发、播放了这样一条消息——

在本市国际大厦的公寓楼里，美籍华人美国在本市的独资企业“万全国际投资公司”的总经理赵万全先生，被人杀死在卧室的床上。

虽电视镜头一晃而过，人们还是看见了，死者躺在床上情况很是惨不忍睹。据目击现状人讲，赵万全先生死时身穿着一件月白色真丝桑波缎镂花睡衣，心脏附近被刀连戳七八处，血污染了一床一地。

公安局接到公寓大楼管理人员的报案后，派小鲍鲍捷、小刘刘晓燕，立刻前去调查、侦破此案。这是两个刚从公安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身负重任，既感到艰难，又感到兴奋，跃跃欲试，立功心情可想而知。

他们迅速来到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征兆。即使没上过公安大学，也可以清楚地判断出：这是一桩谋杀案。

问题是：凶手是谁？为什么要谋杀赵万全先生？

赵先生是本市头几家外资公司之一，他在本市注册投资资金达几百万美金，也是本市富户之一。如果大款梁山排座次，他不是坐卢俊义的位置，起码也是前几把交椅。可是，公寓里未发现任何被偷的痕迹，所有财物无一损伤。就连摆在床头柜上的一只劳力士金表，柜子抽屉里美金、人民币现金，都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不伤丝毫。

细心的小鲍和小刘几乎同时在盥洗室的浴缸边的地上，发现了几根女人的长发。那长发是棕色的，明显染过的。除此之外，他们未发现其他外来人留下的任何痕迹。

他们俩人来到万国公司的写字楼。这是赵先生生前在十二层国际大厦包下的整整一层楼做为他公司的办公室，装潢很是豪华气派，颇有大公司的雍容华贵的气度。

经理办公室下设秘书处和宣传处两个部门，秘书处是清一色的姑娘，宣传处是清一色的小伙子。无论姑娘，还是小伙子，个个都长得精神，帅气，一看就知道是经过严格而精心的挑选。

小鲍和小刘分别找宣传处和秘书处的小伙子和姑娘们，一一调查赵先生生前经常与哪些女人有来往？

这算是问到枪口上了。因为这是万全公司的敏感话题，在公司里并不是什么秘密。赵先生是有名的风流情种。他的秘书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按照他的话是每一茬“新炊间黄粱，夜雨剪春韭。”这是杜甫杜老夫子的诗。赵先生别看是生意场上的人，却酷爱杜诗。这并不是他有意附庸风雅，确实是爱好，年轻时曾萌生过当诗人的念头，只是后来走进生意场而不得不和诗告别。这是一般只懂得赚钱、没有一点儿艺术细胞的人，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随口说出这句杜诗，他是在酒稍稍喝多，微醺之际讲的。

讲罢，他哈哈大笑，酒兴勃发，众人也都附和着他，称赞他

的这一套歪批三国式对杜甫的新注。于是，这成了他玩女人的一句名言。

他还有一句名言：我是属老虎的。

属老虎的，今年四十挂零。这里他的话的意思不是指他的年龄。他是说公老虎只干母老虎一次，因为公老虎的阳具带倒勾刺，干一次母老虎，就疼得母老虎再不干第二次。他同公老虎一样，一般只和女人睡一次。他像足球运动员计算着进球的数，他发誓要像贝利那样进球几百个。在他看来，男人在这个世上发了财挣了钱干什么？一要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二要女人。一辈子守着一个女人一棵树上吊死，是蒙小孩子的童话。他的女人多如过江之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要的就是这种排场，性的花样翻新的刺激，越来越在其次。就像他手中的钱，越来越多，越显得气势不凡，身旁花团锦簇的女人，越来越多，一样让他有一种说不出的豪华和荣耀。在他看来，在中国大陆玩女人，比在国外要容易得多。他几乎不用费吹灰之力，任何他想要的女人，都能够唾手可得，比玩保龄球还一打一个准儿。不仅容易得手，而且还便宜，还干净，一般不用担心得上艾滋病，也不用戴那他最不愿意戴的避孕套。

可是，没有人说赵先生这些风流韵事。在小鲍、小刘调查的人中，宣传处的小伙子只字不提，秘书处的姑娘更是缄口不言。因为这些女秘书几乎无一幸免，全被赵先生所染指。

大家只告诉小鲍、小刘：赵老板新婚燕尔三个月。如果说赵老板近来和哪一个女人来往最多的，当然是和夫人。

小鲍问：赵先生的新夫人现在哪儿？

她到香港替赵老板办理公司的业务去了。

走了多长时间？

大约十天左右吧。

小刘奇怪地问：公司的业务，赵先生自己分身不得去不成香港，为什么不派公司其他人员前往香港？偏偏让刚结婚三个月的夫人去呢？再说，又是新婚，按常理，他应该陪夫人一同前往，既办公务，又可蜜月旅行。

小鲍不大同意小刘这种看法，这实在太女人气了。赵先生之所以不陪同夫人前往，肯定有原因。况且，案发当晚，夫人正在香港，完全排除作案的可能性。对他的夫人关注那么多是不值得的。以小鲍敏锐的眼光透视，这些秘书只字不提赵先生与女人来往之事，本身就说明问题。赵先生死于女人之手，是断定无疑的。现在，他要做的事是用火眼金睛，查出这个女人究竟是谁。会不会是这些女秘书中的一个？他注意观察过了，所有女秘书中一律是齐耳短发，没有一个是留有棕色长发的。

女秘书们没有理会小鲍的目光。她们习惯于男人的目光，常常会如蝴蝶落在花朵上面一样，扑簌簌落在她们的身上，粘粘的、紧紧的，盯着她们不放的。那是一种既让她们讨厌，又让她们得意的目光。

小鲍很看不惯这些秘书小姐以自己的漂亮当成一张大面值的钞票那种傲慢的劲头。没有棕色长发，并不等于没有问题。他依然把目光盯在这些梳着或烫着齐耳短发、抹着质量上乘的化妆品的脸上，希望能够捕捉到蛛丝马迹。

这些秘书小姐根本没有把小鲍放在眼里，因为他实在显得比小刘还要年轻，而且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似乎与这些漂亮的小姐不是同一等量级。

她们只注意回答小刘的问题：这边的生意很紧，赵老板脱身不开，没法陪夫人一同去香港，便派了宣传部的头儿小徐陪夫人去香港处理业务。

这是很正常的理由。生意场常如战场，生意人赚钱为第一要

素，忙是很正常的。有钱莫作商人妇嘛，商人之妇难当，是自古而来俱有的。

小刘又问了一些有关新夫人的一些情况。这些小秘书们都瞪大奇怪的眼睛，意思很清楚：怎么？连赵老板这位新妇人，你们都不知道呀？小刘和小鲍其实应该知道这位新夫人的，她是大名鼎鼎的唐棣呀！可他们只是有所耳闻，偏偏不大清楚。

小鲍、小刘不再问什么，一无所获走出了这座本市最高层建筑——国际大厦。春末的阳光很暖和，朗朗地照着，满大街正飞舞着雪花一般一团团的柳絮。

二

新夫人唐棣得知噩耗的第二天，就从香港赶回。她到太平间看过丈夫的遗体，表现得极为冷静，颇具大家风范。

唐棣，不仅在本市，而且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些名气。她是少数几位影视歌三栖明星，文武兼备，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装什么像什么，很得人缘，经常在报刊上亮相，剧妆和生活照，上过不少家影视或文化综合刊物的封面和彩色插页。可以说，在她未与赵万全先生结婚的时候，人们只知道本市有个万全国际公司，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位赵万全先生。但人们都知道唐棣，唐棣和赵万全先生结婚之后，人们才渐渐知道了赵万全的大名。说唐棣提高了赵先生和他的公司的知名度，这话一点儿不假。不说别的，仅说刊登唐棣新婚消息和照片做为花边新闻的报刊，不知就有多少家。前两个月，街头报摊上几乎没有不挂着刊登着他们伉俪披戴婚纱、衣着西装的婚照，两个人神采飞扬、笑逐颜开的样子，让有人心里羡慕，让有人心里犯酸。

总之，那一阵，唐棣和赵万全先生结婚的消息，成了本市茶

余饭后的谈资。他们俩人俨然成为许多人心目中向往的那种“郎财女貌”的时尚。

唐棣长得确实不错。有的演员只有上了妆才好看，卸了妆惨不忍睹。唐棣不是那样，她的脸蛋和身材都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一双丰乳尤其像玛丽莲·梦露，因此有些小报上称她是性感明星。好在现今性感对女人不是一种贬词，而是一种赞扬。没有一对丰乳的，千方百计借助丰乳器或填充个人造乳房呢。唐棣有时也有意把自己妆扮成这样一种形象，爱穿一些紧身衣裤，突出自己两座山峰一样高耸的乳房。

最初吸引赵万全先生的，不是唐棣的乳房，而是她的屁股。那是赵先生看了一部她主演的影片，其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她半裸的身体，镜头从她的背后慢慢摇到她的臀部，一直到圆圆的屁股的股缝之间，恰到好处，适可而止。拍得极美。他怎么看，怎么觉得那两片屁股像对人启动着两片嘴唇在微笑，让他玩味不已，让他不禁想起杜老夫子在《丽人行》中的诗句：“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均匀。”

不过，说老实话，看到这种欲说不休、欲擒故纵的镜头，他并没有什么性的刺激和冲动。女人，他见识得多了，他不会像那些青杏子一样半大小伙了。但是，他却忽然在脑子里闪出这样一个念头，如果能把这个大名鼎鼎的明星钓到手，是件过瘾的事。来大陆几年，玩过的女人中，还从没有这样一个角色呢。如果真的马到成功，他就把她娶为老婆，结束自己的单身汉生活。在所有的女人中，也许她最适合当自己的老婆，既年轻、又漂亮，摆得出去，拿得出来；同时，凭着她在大陆的知名度，还可以提高自己公司的知名度。在中国这样一个崇拜明星的国度，凭她出场，许多官场和生意场上的事，都会好办得多呢。她的一张脸蛋，就是一张畅行无阻的通行证呢。

当然，这只是他心里冒出的一种潜意识，偶尔一想而已。但往往是这样偶尔一想，却是他绝对真实的内心世界的暴露。如果真把唐棣钓到手，其他女人都不在话下。无论对他还抱有幻想希望的女人，还是他对有些女人怀有犹豫徬徨，他都会快刀斩乱麻的。

引起他潜意识这波动的，不仅仅在于唐棣那一对无比诱人的乳房，更在于比乳房更诱人的知名度。在他看来，什么是钱？钱，并不只指票子。关系、人情、权力、批文，都是钱。女人的脸蛋、屁股、乳房，也是钱。知名度，本身更是钱。

这是商人才具有的眼光。

以这种眼光看唐棣，赵万全才会涌出这种念头：选她做夫人最合适不过。他才萌动了要结束单身汉到处打野鸳鸯的生活。来大陆快五年了，玩过的女人不计其数，唐棣是第一个让他这样动心的。“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他想起杜老夫子画鹰的诗。他以前玩过的女人只是凡鸟，而唐棣却是能使他生意更上一层楼而“毛血洒平芜”的鹰。看唐棣，他既要性又要钱，一箭双雕。

他的这个灵魂深处一闪念，被陪他一起来看电影的宣传处的处长小徐像一网罩住一只大红蜻蜓一样，罩得个着着实实。

除了宣传部中少数人知道，公司内外所有的人，没有人知道他设立这个宣传部的真正目的。按一般公司而言，宣传部是负责本公司的对外宣传，包括产品到公司自身形象。赵万全先生设立的宣传部除了这一点之外，或者说是用这一点作为外包装，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给他到社会各界去物色女人。按照他嘱咐小徐的话是：要普遍撒网，重点捕捞。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便落实在以小徐为首的宣传处少数几个人的肩头，其他人处理一般日常工作，纯粹是遮人耳目的花架子。

小徐原在大学里教外语，讲一口流利的英文，人长得潇洒，脑